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4YJC840017)

留守儿童

安全感研究

廖传景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840017)

留守儿童安全感研究

廖传景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立足于探讨依恋中断背景下留守儿童的安全感,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即: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典型个案研究;留守儿童安全感的结构、问卷编制与特征研究;留守儿童安全感的效用研究;影响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留守儿童安全感的社會认知加工特征研究;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团体辅导干预研究。

本书对于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以及从事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者有参考借鉴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守儿童安全感研究 / 廖传景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13-14531-4

I. ①留… II. ①廖… III. ①农村—儿童教育—安全
教育—研究 IV. ①X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6574 号

留守儿童安全感研究

著 者:廖传景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2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14531-4/X

定 价:48.00 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6.5

印 次: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75-88625002

序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远走他乡，外出打工，用辛勤的劳动换取家庭的收入；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幼年时就被父母暂时放下，留在了农村或城镇的家里，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少之又少。这些本应是父母掌上明珠的孩子集中起来便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于2013年报告，我国的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6100万人（几乎与英国的人口总数持平，几乎是澳大利亚总人口的三倍）。应该承认，我国的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年来，社会上关于留守儿童（无论是农村留守儿童还是城镇留守儿童）生存与发展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无论是贵州毕节四位留守儿童兄妹自杀，还是湖南邵东三名留守儿童为抢钱杀死女教师，都备受社会的关注。

学术界对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已成为一个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目前为止，学界已从各个视角展开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全方位研究，特别是心理学、教育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相互研究，成果已被社会广泛重视和采纳，并被用于帮助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改善和提高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的环境上。

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日常生活、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过程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心和呵护。他们或与父母中的一个相互陪伴，或与祖父母辈一起生活，或寄养于亲戚朋友家，或独自一人生活，在其成长历程中缺失了绝不该缺失的父母监护、关爱与教养。留守经历可能会导致个体发展出现两种差异化的结果：有的孩子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也有的孩子变得异常坚强和勇敢。许许多多研究都关注留守经历对个体身心发展的负向效应，揭示了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后，与自己的孩子聚少离多，导致了无论亲子沟通还是家庭关怀，无论心理教化还是品行塑造，都严重缺失。由于亲情缺失，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着问题，很大一部分表现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自卑懦弱、行为孤僻、性格内向，缺乏爱心和交流的主动性等，给他们留下了一生的遗憾，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造成了留守儿童安全感的缺失。

拥有安全感被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视为人类仅次于生理需要的第二类基本需要。在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看来，安全感高低是评定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有学者甚至直接把安全感等同于心理健康。可见安全感对于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安全感研究也有助于提升人们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廖传景博士

关于留守儿童安全感的研究,正是契合了留守儿童心理的需要,也延展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领域。

这项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通过典型个案的访谈,总结和梳理了留守儿童“安全—不安全感受”的典型心理特点与行为反应,为读者清晰地呈现了留守儿童安全感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②探讨了留守儿童安全感的结构与内涵,基于测量心理学的程序,编制了留守儿童安全感的测量工具,并在全中国十多个省区开展了调查研究,编订了常模,揭示了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分布特征。较大样本的调查测量以及严谨的数理统计、处理程序,保证且提升了测量工具的有效性。③对留守儿童安全感的效用进行探讨,解析了安全感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事件、留守处境与其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研究的结论(安全感在留守处境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验证了作者的基本假设,即留守处境、留守经历不直接作用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而是通过影响安全感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预测效用,为人们理解安全感在维护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④建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心理社会因素模型,探讨安全感的社会性影响因素,帮助读者更深一步理解留守儿童的安全感。⑤开展实验研究揭示留守儿童安全感的社会认知特征,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安全感的特征,为开展面向留守儿童安全感提升的干预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⑥探讨了团体心理辅导的方法对改善和提高留守儿童安全感的效用,为学校开展面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借鉴。作者还就开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教育建议。

综上所述,该研究对留守儿童的安全感采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视角开展了多个维度的探讨,开展了较为规范、科学的实证研究。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选取了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中,最为独特且最为关键的点——由于长期亲子分离,正常的依恋缺失,导致了留守儿童处境不良,进而导致其安全感发展受挫——为人们为解析和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从事心理科学教育与研究多年,我始终主张心理学应该与实际密切结合;心理学要为现实生活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为提高和改善人们的心理品质服务;心理学研究要面向现实,要言之有物。从这一点来讲,这项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不远的将来必将突显出来。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的许多变革与发展,都会在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上表现出来,心理学的现实应用价值远没有得到弘扬和实现,心理学的发展也是任重而道远。基于此,廖传景博士邀我作序,我欣然应允。

是为序。

张建新

于西南大学

2015年12月15日

前言

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13)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我国现有留守儿童的人数超过 6 100 万,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广受关注。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人际交往、人格发展、社会化和道德发展等容易出现偏差。由于父母亲长期外出务工,父母教养缺位,亲情缺失,留守儿童正常的依恋行为受到干扰,致使他们对世界的信任感降低,对人际交往及社会的态度趋于消极;更容易出现攻击行为;更容易陷入人格发展的困境,如出现退缩或冲动,孤僻且敏感,内心多疑,性情古怪,学习能力下降等。随着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留守儿童的数量还将持续增多。如何使留守儿童得到正常的教养,使留守经历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个性发展和社会适应等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小,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国外也有类似的儿童群体,由于父母死亡、药物和酒精滥用、精神失常、被监禁、家庭暴力、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等原因,经历了特殊的依恋过程。这些儿童大多数由国家监管机构抚养,还有不少交由亲戚或祖父母辈来抚养。在英国,国家照顾的儿童中有 11%是由亲戚抚养的,这个数据在澳大利亚是 24%,在新西兰是 32%,在美国是 35%。学者们就“类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展开了研究,Heflinger et al. (2000)发现,由国家监管的 2~18 岁美国儿童中,有 34%出现了社交、情感和行为问题,如攻击、不良行为和孤僻等;Shore, Sim, Le Prohn & Keller(2002)发现,由亲戚抚养的儿童在 CBCL 量表测量中,其不良行为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家庭的儿童。Henry, Sloane & Black-Pond(2007)研究发现,这些儿童更难适应环境,难以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难以感受爱、体验爱、表达爱和施予爱。可见,这类经历特殊依恋过程、家庭教养环境不利的儿童的身心发展普遍容易出现問題。

由于长期的亲子分离,留守儿童无法得到父母的教养和关爱,普遍缺乏安全感。Maslow, Hirsh, Stein & Honigmann(1945)等人认为安全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拥有安全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前提和基础。安全感表现为对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惊吓和混乱折磨的需要,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

要,还表现为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拥有安全感意味着个体不受身体或情感伤害的威胁,意味着个体有保障,在混乱的世界里获得稳定,免于恐惧。Melanie(2011)认为安全感是一种精神资源,可提供给人们一种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和调节刺激反应能力的方法,帮助人们调动社会支持系统,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一些专家认为,安全感是个体对外部因素引发的潜在风险的预测和感知,是个体应对环境刺激的确定感和控制感。这种心理活动状态持续存在,最终形成一种人格特质,成为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正是由于安全感的这种特性,使其成为影响和决定个体心理健康最重要的要素,常常被看作是心理健康的同义词。安全感水平高的人,在应对环境刺激时,表现出大胆、放心、大方的特点,而安全感水平低的人则表现出退缩、屈服、焦虑或恐惧。安全感不仅有利于促进儿童形成积极的认知探究倾向,还能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在应对各种困境、压力和不良刺激时,提供内在支持,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情感联系,而安全感的缺失不仅会影响个性发展、身心健康,还会诱发各种心理和精神疾病。安全感对个体一生的发展有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是个体实现个性成熟、顺利社会化的重要条件。

依恋理论认为,个体安全感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成长经历、家庭背景和亲子关系等密切相关。儿童在最初发展对世界的信任感的过程中,建立起安全感,Torres et al. (2012)发现儿童对父母的分离行为表现出了混乱和不安全的回应,纠结于自己的不当行为与恐惧,出现了杂乱无章的表征,使其难以形成正确的威胁应对方式,会导致其成长后期的行为问题。Amato(2005)认为父母的教养及其质量是儿童情绪和幸福感最好的预测因素,缺少与亲生父母一起生活经历的儿童在认知、情绪和社交问题等方面会有持续升高的风险。在个体早期生命发展的重要阶段,与亲密他人的关系模式将会影响其后续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关系模式,如恋人关系、同伴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等。Nowinski(2001)认为儿童的依恋安全性来源于与父母的互动,亲情和亲子关系的稳定性有助于依恋安全性的发展。早年的亲情剥夺、依恋中断对儿童的发展将产生持续的影响,如出现显著特征的焦虑和抑郁,更多的品行障碍,受教育程度低、初婚年龄小、更高的离婚风险等。安全感的缺失成为儿童心理发展出现危机的典型特征。

迫于生计,广大农民不得不将子女安顿在家而外出务工,留守儿童普遍出现了“情感饥渴”,长期的亲子分离、情感交流缺失、家庭功能缺位等,对留守儿童的安全感产生了持续的冲击。关注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就是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就是关注中国农村的未来。留守儿童的安全

感在什么样的层面,如何与环境刺激发生关联,从而对身心健康、社会适应等产生作用,这是探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必须首先澄清的问题。而要揭示安全感的作用机制,必须探清安全感的结构和内涵,继而揭示其分布特征和效用,在解析其影响因素、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探索有效的教育对策。

那么,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具有什么样的心理结构?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亲情缺失与特殊依恋经历对安全感造成了哪些影响?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安全感是否有显著差异,存在哪些差异?安全感在留守儿童应对环境刺激的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效用?哪些因素对安全感产生了影响?不同安全感的个体,如何认识环境刺激(社会生活信息)?怎样才能帮助改进和提升留守儿童的安全感?……这些都是本书要展开探讨的课题。

目 录

第 1 章 文献综述	1
1.1 概念辨析	1
1.2 文献综述	6
1.3 研究述评	33
第 2 章 研究设计	36
2.1 选题分析	36
2.2 研究总体构想	39
第 3 章 留守儿童“安全—不安全感受”个案访谈	44
3.1 引言	44
3.2 研究方法	45
3.3 个案访谈记录	46
3.4 讨论	53
3.5 小结	58
第 4 章 留守儿童安全感的结构、问卷编制及标准化	59
4.1 引言	59
4.2 留守儿童安全感的结构探索	60
4.3 讨论	80
4.4 小结	85
第 5 章 留守儿童安全感的特征研究	86
5.1 引言	86
5.2 方法	87
5.3 结果	89
5.4 讨论	98
5.5 小结	108
第 6 章 留守儿童安全感的效用研究	110
6.1 引言	110
6.2 方法	111
6.3 结果	113



6.4	讨论	127
6.5	小结	135
第7章	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	136
7.1	引言	136
7.2	方法	139
7.3	结果	141
第8章	不同安全感的社会认知特征实验研究	157
8.1	引言	157
8.2	实验一:不同安全感的编码特点实验	159
8.3	实验二:不同安全感的回忆特点实验	164
8.4	实验三:不同安全感的再认特点实验	168
8.5	总讨论	172
第9章	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干预实验研究	174
9.1	引言	174
9.2	方法	175
9.3	结果	179
9.4	团体辅导过程中的典型个案	181
9.5	讨论	185
9.6	小结	190
第10章	总的讨论、结论与建议	191
10.1	总的讨论	191
10.2	总结论	196
10.3	对开展留守儿童安全感教育的建议	198
附录		202
参考文献		223
索引		247
后记		249

第1章 文献综述

1.1 概念辨析

1.1.1 留守儿童概念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潮,一批又一批农民放下农具,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这类人被称为“农民工”。受制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广大农民工无法平等地享有城市公共服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子女无法平等地享受城市学校教育(江立华,符平,2013;谭中长,2011;段成荣,周福林,2005;廖传景,毛华配,张进辅,2014)。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把未成年的子女留在农村,逐渐形成了人口逾六千万的留守儿童群体。留守儿童群体成为一个引发全社会广泛、持续关注的弱势群体,特别在2002年后更成为政府、社会、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段成荣,周福林,2005)。

“留守儿童”最初(20世纪90年代)是指因父母出国留学或工作而留在国内的儿童,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概念所指产生了变化,转而指因父母离开农村外出务工而被留在乡村的儿童(范柏乃,刘伟,江蕾,2007)。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巨大,全国妇联课题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有学者提出留守中小学生占全体学生的47.7%(周福林,段成荣,2006),有的省份比例为60%(罗静,等,2009),在不同的研究中,比例有所差异,源于比较的对象及区域不同。不管如何,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独特群体。

留守儿童一般被界定为: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务工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儿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13;赵景欣,2007;刘慧,2012;段成荣,周福林,2005;罗静,等,2009;范兴华,等,2009;江立华,等,2013;刘宗发,2013;朴婷姬,安花善,2013;刘慧,2012;赵景欣,刘霞,

2010;王平,徐礼平,2010;黄月胜,等,2010;卜艳艳,2013)。因此,只要父母双方皆外出或一方外出务工超过一定的时间,其子女便可被认定为留守儿童。目前,关于父母外出务工的期限,各方观点不一,有的定义为半年及以上(李骊,2008),有的定义为一年及以上(范柏乃,等,2007)。关于留守儿童年龄的界定也不一致,有的认为17周岁以下(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13;赵景欣,2007),有的认为是6~16岁(吴霓,等,2004),有的认为14周岁以下(段成荣,等,2005;周福林,等,2006;华姝姝,郑捷妍,简宝婵,2012),还有的认为未满18周岁(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陆继霞,2006)。留守儿童的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四种:①父母一方外出,子女交由另一方照顾;②父母双方均外出,子女交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照顾;③父母双方均外出,子女交由教师代为照顾;④父母双方均外出,子女独自留守(江立华,等,2013;段成荣,等,2005;刘慧,2012;范兴华,等,2009;赵红,等,2007;徐为民,等,2007;熊亚,2006)。

概括而言,留守儿童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①地域性,大多数留守儿童分布于农村地区(包括乡村和集镇);②时段性,留守儿童基本分布于义务教育的各个阶段,也包括学龄前儿童;③空间性,大多数留守儿童与其父母有较远的空间阻隔,平时见面和聚会较少也较难;④动态性,留守儿童是一个动态化的概念范畴,随其家庭关系、成长经历等的变化而变化(罗国芬,2005;江立华,等,2013),但其本质是发生了亲子分离(江立华,等,2013)。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留守儿童界定为: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而被滞留家乡,亲子分离半年及以上,年龄在18周岁及以下,需要其他成人监护的儿童。留守儿童产生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下,对广大农民工家庭来说,是城乡二元的制度格局下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必经的阵痛。对留守儿童而言,亲子分离、亲情缺失、特殊依恋经历和家庭教养缺位对其健康成长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

1.1.2 安全感概念辨析

1.1.2.1 “安全感”的“说文解字”

古汉语中表达“安定、安全、安稳”的含义时,大多只用“安”一字,如“共给之为安”(《庄子·天地》),“好和不争曰安”(《周书·谥法》),“居安思危”(《左传·襄公十一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系辞下》)。以上所列的“安”多与“危”相对,意为“安全、安定”。《辞海》将“安全”界定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常见的词组有“安全操作、安全地带、交通安全”等。

英语中与“安全”相对应的词是“safety”和“security”。“safety”意指“安全、平安、安全性、无危险”等,“security”指“安全、保护、保卫、安保等”(Hornby, Gatenby & Wakefield, 2009)。“security”一词来源于罗马语“securus”,意为“没有担心和忧虑”,其中“se”意为“without”,“cura”表示“worry”。在古希腊,“安全”一词常常用来表述“一种精神状态”,即“一种没有悲痛和忧虑的状态”——幸福生活的基石(Waver, 2008)。总之,“安全”指的是平安、有保障,没有危害、风险和损失,不受威胁,不出事故的客观属性。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感”为:“動人心也。从心咸聲。”,“感”表意为一种心理活动。在《新华字典》中“感”有动词(“思想、感情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激动”)和名词(“感触,情绪或意念”)之分。比照现代英语,“感”字对应的是“feeling”或“sense”,两者均兼有动词与名词词性,“feeling”意为“感觉、知觉、情绪、感情、气氛”,“sense”意为“感觉、官能,意识、观念,理性,识别力;感到、理解、领会,检测出”等义。

“安全感”是一个偏正结构的短语,主语为“感”,修饰词为“安全”,语义为:对“安全”的“感”。个体受到“平安、有保障,没有危害、风险和损失,不受威胁,不出事故”的外界影响而产生的“感受、感情、理解”即为“安全感”。由此可见,“安全感”是个体对客观刺激主观化的过程,是对“平安、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等客观属性的感知、理解(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综合反映)和判断(断定)。

与“安全感”相对应的英文有两组,即“sense of security”(Hornby et al., 2009)和“safety feeling”(《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95),都有“没有怀疑、自信、肯定”和“没有担心、焦虑或者恐惧”的含义。由此,无论中文还是英文的“安全感”,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即客观属性是否安全,个体对客观属性的感知、理解和反应。

1.1.2.2 安全感的界定

安全感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主观体验,属于心理学的范畴(Bar-Tal & Jacobson, 1998;汪海彬,2010)。安全感研究最早见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弗洛伊德认为,当个体面对的刺激超过了自身的控制和释放能量的界限时,就会产生一种创伤感、危险感,伴随而来的体验就是焦虑,这种焦虑被称作“不安全感”(insecurity)。霍妮认为个体降生后处于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互相敌视的世界中,由于先赋潜能受到阻碍,安全受到威胁,会出现一种孤立无助的情绪状态,即“基本焦虑”,这种焦虑症状是不安全感的典型表现(叶浩生,1998)。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不安全的人

表现出来的特征：“感觉世界是一个充满威胁的丛林，大多数人是危险且自私的；感觉到被拒绝和被孤立，充满焦虑和敌意；常常感到悲观和不开心，有紧张和冲突的迹象；行为多为内在倾向，因为罪恶感感到烦恼；自尊上受到干扰，往往是神经质的；通常以自我为中心；持续不断地充满着对安全的渴望”。马斯洛将安全需要视为人类最重要的基本需要。安全需要表现为对身体或情感不受伤害或威胁的需求，希望生存有保障，在混乱的世界里获得稳定，免于恐惧（Maslow et al. , 1945; Maslow, 1942）。

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安全感是人们的基本观念，是个体对环境中的危险因素、现实刺激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认知与体验（Jacobson, 1991）。Pearlin, Lieberman, Menaghan & Mullan(1981)认为安全感是个体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掌控感和自我效能感。安全感与个体对环境刺激的掌控感、效能感密切相关。个体感觉自己对生活能够进行掌控，就能对生活进行管理，就有能力去影响环境，带来预期的结果；精神上的自我效能感，是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指标。

阿瑟·S.R(1996)认为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能满足个体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W·布列茨(W. Blaze)认为安全感既是一种心理状态，又是一种环境条件，是人在奋斗中“主宰”行动并对行为后果“负责”的过程。要理解安全感必须深刻理解“负责”与“主宰”这两个关键词，它们是安全感的实质。安全感表现为“控制感”，这种控制感既包含对自我的控制，也包含对他人和环境的控制（江绍伦，1992）。Nowinski(2001)指出“不安全感”（安全感的对立面）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倾向，缺乏安全感的人不确定自身的基本价值，对自己缺乏自信；容易持续性地引发高度的自我意识，伴随自信的丧失，以及对人际交往与关系产生无端的焦躁和忧虑；对失败有极度的恐惧感，害怕被拒绝。

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安全感是一种认知过程，如安全感是个体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控制感（安莉娟，等，2003）。陈顺森等（2006）认为安全感包括个体面对风险时的主观体验，对自身风险应对能力的评估以及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的预感三个方面。刘玲爽等（2009）认为安全感是个体对他人和世界的信任，包括安全需要的满足、归属需要的满足和确定感、控制感三个因素，高安全感的人感到自尊和自信，对现实和未来充满了确定感和控制感。曹中平、黄月胜、杨元花（2010）认为安全感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状态，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受和体验，包括了情绪安全感、人际安全感和自我安全感三个因素。姚本先、汪海彬、王道阳（2009）认为

安全感是个体对客观事物能否满足其安全需要所产生的情绪体验,分为特质安全感和状态安全感两个方面。状态安全感是个体基于安全需要而产生的即时性、冲动性、外显性的主观体验;特质安全感随着安全需要的发展、认知的深化而形成,是一种较为稳定、持久、深刻的情感体验。

依恋理论认为,安全感是个体对依恋对象在其需要的时候能否快速地应答和提供帮助的评估(Bowlby, 1969/1982; Van Ryzin & Leve, 2012; Mikulincer, Shaver & Rom, 2011)。Jacobson(1991)将安全感看作是人们的基本观念,是个体感知到自己可能被现实刺激威胁而获得的对危险因素的认知反应,Fallon et al. (2005)将这个反应过程界定为个体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掌控感和自我效能感。依恋理论认为,儿童的这种精神上的效能感和掌控感的培养,与其家庭功能息息相关。个体在家庭背景下发展起依恋行为系统,成功地接近依恋对象并获得安全感受,是维持和提升心理健康、人际功能,满足亲密关系与心理发展的重要方面(Bowlby, 1982)。

1.1.2.3 留守儿童安全感的操作性定义

综合以上各家的安全感界定,归起来安全感具有以下特征。

(1)安全感是一种主观心理活动,是个体以一定的方式对自己是否能够掌控和胜任环境刺激而产生的一种内心反应(认知、体验或感受),是人脑对客观刺激的主观化过程。

(2)从发生过程来看,安全感是个体基于对外界的风险预测、评估而触发的,由外部实际刺激造成,表现为主体内在感受到的风险。

(3)从内涵上看,安全感包含多个要素,既表现为自我效能、信心,又表现为包括了个人对环境的掌控感和确定感。

(4)从功能来看,安全感可保护和促进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使个体处于安定、平和(稳)的状态,“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免受外界干扰或伤害。

本研究界定“留守儿童安全感”为:留守儿童在对来自外界的刺激进行主观预测和自我评定的过程中,在应对、处置风险(或挑战、任务)时产生的胜任感、确定感和控制感,是其关于生活、自我、家庭、人际交往和应激事件等的掌控感和效能感。

日常生活中另有“安全意识”(或“安全观念”)的概念与“安全感”密切关联,需要予以澄清。“安全意识”是人们头脑中建立起来的关于安全生活、安全生产的观念,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中,对各种可能带来伤害的环境刺激的警觉和戒备的心理状态(肖德成,罗河江,2011)。常见的表现形式有“安全第一意识”、“预防为主意识”、“遵守法律法规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等。“安全感”则表现

为个体在应对可能存在风险的外界刺激过程中来自内心的胜任感、确定感和控制感等内心感受,是个体处置生活应激时伴随而生的心理应对机制。安全感与安全意识有部分交叉,安全意识(或观念)里有个体的胜任感、确定感和控制感,缺乏安全感容易使个体在警觉和戒备外界刺激时表现出焦虑和恐惧;同时,胜任感、确定感和控制感常常影响个体处置应激时的警觉和戒备状态。安全意识能保护个体免受外界的诱惑、侵扰或伤害,但安全感与安全意识之间并没有线性关联,高安全感的个体,其安全意识可能高也可能低。

1.2 文献综述

1.2.1 安全感的理论研究

研究者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立场,对安全感提出了各具内涵与特色的理论阐释。

1.2.1.1 精神分析学派的安全感论点

安全感的研究始于精神分析学派对焦虑的探讨。弗洛伊德(S. Freud)认为个体的焦虑最初源自出生时与母体的分离,出生前的胎儿时时都有母体的保护,婴儿在出生后对环境改变及外在刺激毫无准备,因而产生了一种面对危险情境却无能为力、不能胜任的弥散性感觉。“出生”由此成为创伤性经历,伴随而来的体验就是焦虑。在其后的身心发展历程中,还将陆续出现许多无法应对的情形,使人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并触发焦虑。弗洛伊德发现小男孩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阉割焦虑和自卑情结,容易诱发成年后的心理症状,如神经症等。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儿童的人格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其释放本能能量的能力也未充分发展,此时最容易出现创伤性状态。伴随着个体的创伤性经历而产生的焦虑体验,是由于缺乏安全感造成的。由于无法解决现实冲突而产生焦虑情绪,会使人退行到幼年的某种行为中去寻求安慰和平衡,这种安慰和平衡就是安全的感受。发生在早年的可能是焦虑来源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是:①没有母亲(陪伴);②对失去双亲之爱等的担忧;③幻想中因为害怕被阉割而引起的恐惧(或恋母期相应的恐惧);④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正确、不公正或不符合道德而产生的自我惩罚,或超我对自我的否定。个体对危险刺激和风险情境感到无能为力,冲突无法解决而产生焦虑情绪,个体为了应对焦虑而采取防御机制,实则为了寻求安全感,以期得到某种安慰和平衡(《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95)。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霍妮(K. Horney)认为每个人处于充满着实际的(或潜在的)互相敌视的世界之中,由于先赋潜能受到阻碍,安全受到威胁,就会出现一种孤立无助的情绪状态,那就是“基本焦虑”。儿童在早期有两种基本需要,即安全需要和满足需要,这两种需要只有得到成人的帮助才能得到满足。当处于不幸的家庭之中时,如父母死亡、离婚、分居、关系不和等,儿童无法顺利得到父母之爱,易使他们的心理受到创伤,妨碍他们的自然成长。面对父母的不当教养,儿童会产生敌意,陷入一种既依赖又敌视父母的矛盾处境之中,产生无能、无助之感,在儿童压抑基本敌意的过程中基本焦虑弥散性地存在。压抑敌意的结果使儿童将敌意泛化到一切人甚至整个世界,从而感到全世界都潜伏着危险(叶浩生,1998)。儿童的基本焦虑表现为对生活环境的不信任、不理解和不接受,感到他人的虚假和无情。这些症状就是不安全感的表现,由于不安全感主导内心,儿童对生活容易采取不现实的非理智的应对方式(策略),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会导致出现神经症(《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95)。

沙利文(H. S. Sullivan)与霍妮的观点如出一辙,也认为父母的言行会影响并决定儿童安全感的形成和获得。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生理满足和心理安全的需要,但是在儿童生命的早期阶段,他们追求需要满足的行为很可能会受到父母的批评或限制,因而担心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忧虑失去父母之爱。由于内心没有获得安全保证,持续伴随他们的体验就是焦虑。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会慢慢形成一种自我系统,其功能就在于寻求满足和获得安全,以降低身心张力和焦虑状态(叶浩生,1998)。

Erikson(1968)认为儿童的安全感形成于最初发展起来的对世界的信任感中。他提出“心理社会发展理论”(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把人生划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发展任务。在第一阶段(0—1岁)儿童的发展任务是获得“信任”,避免“不信任”。发展顺利者对他人和世界都产生信任和信心,感受到安全,而发展障碍者面对新环境会表现出焦虑不安。基本信任感是形成健康人格的基础,由于这一阶段的儿童对成人的依赖性很大,如果照看者能给予必要的照顾、爱抚,使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就能使他们对他人及外部世界产生基本的信任感;反之,就容易使他们产生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儿童最初的安全感伴随着信任感的发展而形成、发展(叶浩生,1998)。

1.2.1.2 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安全感论点

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安全感有独到的见解。马斯洛(1945)将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解释为:从焦虑和恐惧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充满信心、安全和自由的体验,是一种能满足个体现在与未来的已有和可能有的各种需要的